

夜歌

紫微流年◎著

下

放不下的宝剑，
离不了的江湖，
一条漫长的血腥之路似乎永无尽头，
只有他一人能给她一世温暖。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5

1
1
2

夜行歌

紫微流年◎著

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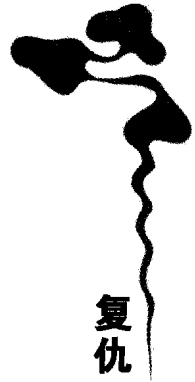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蝶殘篇

由于适才她倚在胸口的揉蹭，洁白的绷带重又泛出了血痕。她呆呆地盯着，长长的睫毛一动不动，良久，伸指轻抚着他的胸口，死死咬住了唇。

「不关你的事，别在意。」

「我差一点……杀了你。」



仲夏时节，夜间仍是炎意重重。

好在拥着迦夜绝不会热，如抱着一块温凉的玉。

轻嗅着她发间的幽香，他知道她没睡着，每当呼吸拂过耳际，她会不自觉地轻颤，像风中柔若无力的白花。

他故意让气息稍重了些，她果然缩了缩脖子，小巧可爱的耳垂微微发红，一时心神荡漾，待她回过神，他已吻上了她的颈。

细瓷般柔软光洁的肌肤，诱人一路品尝下去。素白的中衣一寸寸褪去，渐渐是单薄纤弱的肩，线条匀美的背……若不是迦夜的手按住了前襟，他一定会翻过来吻个遍，倘若如此，他不知自己还能不能把持得住。

深吻浅啄让迦夜禁不住发颤，微凉的身子也热起来，却咬着唇不肯发出一点呻吟，他试着轻啃了一口背胛，她蓦然抖了一下，弓得更紧了。他忍不住低笑，伸指轻轻摩挲，滑如凝脂的玉背惑人心神，简直是对自制力的无上挑战。

她闭上眼拉起了衣襟，冷静了好一阵才敢睁开，背对着他一动不动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。

“迦夜。”

没有应答，他轻轻地把她转过来，嫩白的小脸犹有未退去的红晕，长睫如羽扇般微动，就是不肯睁开。

“迦夜？”他吻了吻轻合的双眼。

“再不醒我就……”指尖探入了纤手按住的襟口，迦夜立时睁开眼，清澈如水的眸子又急又羞，一掌拍开了他的手。

“真可惜，你若睡了多好。”他坏笑着调侃，故意露出惋惜之色。

唯有此时，迦夜才会说不出话，锋利的言辞化作了无措的羞涩，完全不懂该怎么应对。他偏爱逗她，混合着轻抚，稚颜无邪的娇媚令人怦然心动。拥着

这样的她，真是一种甜蜜的折磨。

他不敢再看，改将头揽在胸前，下颌触着她的乌发。

“过三日就是我爹的寿辰了。”

她不太习惯正面依在他怀里，下意识地用手抵着。

“你去不去？”拉开她的手，他揽得更紧。

“何必明知故问？”见挣脱不得，她干脆放弃，无奈地由着他。

“我娘希望你去，想跟你私下叙叙话。”他软语温劝。

“令尊看见我，会比吞苍蝇更难受。”她冷淡回绝。

过于夸张的形容让他闷笑，笑完了又有些悲哀，好一会儿没说话。

“我让你不高兴了？”

“没。”他低头吻了吻她的黑发，“是我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
“谈不上，我本来就不喜欢所谓名门正派的规矩，麻烦得紧。”两人仅穿着中衣，贴得又近，手不知该往哪放，被他抓过去搁在腰上。她轻轻搭着，指尖静静感受着这个匀实有力的男子的身体。

“迦夜，留在扬州好不好？”他偎着她的头，低低地轻语着，“就像现在这样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我想办法，总有一天能说服我爹的。”他自己都觉得牵强。

迦夜只是笑，淡淡地闭上了眼，“我困了，睡吧。”

“迦夜。”他不想就此带过，握住她的肩，格外认真，“我要你给我一点时间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除了我谁也不要？”清冷的话语带上了三分讥嘲，“你要不起我，你自己知道。其实这样也好，我本不喜欢被所谓的名门正派牵扯，你自有你要担当的事，别硬拖着……”

腰间的手蓦然一紧，他隐约有了怒气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，我只要你，无论怎么麻烦我都不会放手。”

“可是我想放。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像水，像冰，“我不想那么累。”

冰冷绝望的寒意瞬时包围了他。

“现在没人敢看不起我，但进了谢家，我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。”她一点点硬拉开他的手，毫无留恋地自他怀里挣出，“你希望我沦落到那个地步？”

男子一时无言，他懂得她的骄傲。

“我，做不到。”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他，幽冷如寒冰，“你知，我知。”

他的心渐渐落入了深涧，又压上了巨石，沉而硬。

“你很好，非常好，可是我不要。”冰冷的眼瞳终于柔了一点，那是真心的遗憾歉疚，“对不起。”

抱歉让你遇到我。

“你，真的很骄傲。”他明白她未出口的话。

声音涩得不像自己的，心痛得似被硬生生地撕开却无力抗拒。

他蓦然起身披衣，带着伤到极致的心离去，一刻也承受不住。

静静卧了半晌，她重新缩回蜷曲的姿态。

迷茫地看窗外黑沉沉的夜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就在即将合眼的一刻，仿佛无形的利刃劈裂身体，剧痛再次袭来。

她紧紧咬着唇用意志苦撑，疼痛一再超出忍耐的极限，眼睛不自觉地掠向丢在床边的短剑，又强迫自己挪开，她答应过的，也不甘就此结束。可此刻是恁般难以忍受，几乎崩溃，她痉挛的手抓起剑远远甩到房间的另一角。

豆大的汗滴不断落下，双腿的痛楚永无尽头，一夜长得可怕。当剧痛终于平息，她伏在地上，虚软地等着气力恢复。

这一次，她只能靠自己站起来。

天，蒙蒙亮了，东方泛起鱼肚白，光影仍暗，但黎明已至。

耳畔突然传来极轻的落地声，有人踏入苑内。

时间不对，步履声也不对，她连咬牙的力气都没了。勉强侧头望向不远处的圆桌，零落的药瓶摆在案上，还有装着骨骸的玉坛……她拼尽了力气一点点蹭过去，汗透的身体在地上留下了一道蜿蜒的印记。

他的心跳得极快。

屏息凝神，小心翼翼地接近，黑黝黝的厢房看起来异常平静。他快速翻至窗下，猝然听得一阵碎裂之声，似乎有什么瓷器跌得粉碎，心险些从胸腔里跳出来。明知此时谢云书定然已离去，仍禁不住咽了咽口水。

又静了半天，客栈伙房传出了洗漱声，再无法拖延，亮剑护住了全身，如一只轻巧的狸猫翻进了房内。

屋里很黑，地上蜷着一个人，穿着素白的单衣，娇小的身形告诉他她正是要带走的人。尽管对方是个女孩，又虚弱得毫无反抗之态，他仍是戒慎戒惧地靠近，足尖一挑，将瘫软的人翻了过来。

她全身像水里捞出来一般狼狈异常，要不是胸口还有轻微的起伏，他会以为是一个死人，脸色白得可怕。

确定了对方不是伪装，他从地上拾起蜡烛点燃，烛心有些潮湿，噼啪响了几下才稳定下来，跳动的火焰让室内一下亮起来。

地上有一摊破碎的瓷片，应是方才那一声响动的由来。桌巾半坠在地，估计被她胡乱拉了下来，人软绵绵的虚乏无力，似是什么病发作了一般。

拎起小小的身子半提着靠在墙上，他有点犹豫不决，毕竟对方是个稚龄女孩，外形全无威胁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凶一点。

“你是不是魔教的人？说！”怒吼一出，欺凌弱女的错觉更强了，他又把声音压低了一点，“别想骗我，你那些狐媚手段对我没用。”

不知是哪句话起了作用，虚弱的人睁开了眼，涣散的眼神慢慢凝聚，最终在他脸上定住，黑亮的眸子睁得极大，一眨不眨，盯得他心里发毛。

“你是魔教中人，杀了善若国主，对不对？”他努力瞪回去。

瞪一个随时可能昏迷的少女，这对初出江湖的少年来说前所未有，带着书卷气的脸庞威慑不足，看起来倒像斗气。

女孩却笑了，笑容很凄凉，黑眸像泛了水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“对。”

声音极微，他几乎听不清，全仗口型猜测，“你真是？”

她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，雾气朦胧的双眼暗淡无光。

他不再犹疑，吹灭了蜡烛，扛起她跳出房间，足尖在窗棂一点，脸上突然一痛，立时本能地甩开肩上的人，小小的身子落在地上滚了两滚，不动了。

脸上多了一道渗血的浅伤，是她趁着不备用指甲抓的，显然是不甘心被掳，做无谓的反抗。少年懊恼地低咒了一声，过去点住她几道大穴，改拎在手上奔了出去。

天亮晃晃的，空气有些窒闷。

赤术走进行宫的偏门，准备离宫，不想再度撞见了莎琳。

身边的近侍先一步离开，善若国的公主眉目舒展，难得的心情上佳，不无得意地斜睨着他。

赤术暗里猜度，或许这位公主放弃了不可能实现的妄想，转而接受了现实，果真如此倒是幸事一桩。

“公主起得真早。”

“赤术殿下也是。”莎琳巧笑倩兮，明媚动人。

他略一点头正待走开，莎琳再度开言：“有一点小事想请教殿下。”

赤术礼貌地驻足。

“殿下可知有什么酷刑能让人极痛苦地死去？”

一听即知她仍在幻想天真的复仇游戏，他随口敷衍道：“那说起来太多了。”

“请殿下告诉我最可怕的一种。”

真正鲜血淋漓的残虐手段只怕会吓坏生于温室的娇花，赤术笑了一下，不无好意地劝说道：“那不是公主该了解的。”

“我想知道，请殿下说出一种就行。”莎琳相当坚持。

赤术想了想，挑了个不怎么吓人的说辞。

“据我所知，当年善若王常用的有一种……”

听完了简短的说明，莎琳漾起一个神秘的笑容，仿佛隐着什么快意的乐趣秘而不宣，姿态优美地致谢。

“多谢殿下。”

这女人今天有点怪。走出偏门他不无疑惑，或许是生活过于空洞，借着无谓的妄想发泄？

赤术摇了摇头，把适才的偶遇抛到脑后，策马而出。

谢云书一早就开始忙碌，谁也看不出他彻夜未眠，唯有借着纷杂繁复的事务才能稍停心底的钝痛。

每一次被无情的话语刺伤，到了夜里他仍会去水榭，飞蛾扑火般停不了，总想改变什么，尽管明知她心意如铁，从不回头。

能让那份娇柔在掌中多停一刻也是好的，他只能这么想，悲哀，无奈，不去想灰暗得令人绝望的前景。

爱她的骄傲，也恨她的骄傲，假如她稍有一点眷恋……

他不能再想下去。

强打精神与白凤歌一起迎接络绎不绝的来客，安排客人食宿等事宜，家中住不下的分散在谢家附近的客栈。手中翻着客栈的名录，瞥见夏初苑，胸口又是刺痛，乍然出现的前来通报的李叔打断了思绪。

“李叔，你再说一遍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谢曲衡疑惑不解。

李叔的额上微微见汗。

“回两位少主，今日辰时，服侍叶姑娘的婢女依例去了夏初苑，捧着洗漱汤盆叫了半天都没有回音，想是叶姑娘仍在安歇，未敢打扰。隔了一个时辰再去，仍旧无声，放心不下推门进去，才发现屋里一片狼藉，叶姑娘不见踪影。东南角的暗哨被人放倒了两个，只怕是出了事。”

“以她的身手怎么可能出事，难道是……”

他知道大哥的意思，是怀疑彻夜自行离开，随即心中一窒，又迅速否定了推想。彻夜真要走向至于放倒暗哨，她根本不会惊动任何人。

“我去夏初苑看看。”他抬起眼沉声喝令，“银鸪、碧隼，走。”

放心不下的谢曲衡还是跟来了，一提到那个女孩，三弟的行为即超出常规，由不得他不担心。

屋里确实很乱，谢云书瞥了一眼脸就白了。

案上玉坛岌岌可危地悬在桌边，短剑落在屋角，药瓶被砸得粉碎，分明是外人侵袭的场面。谢曲衡也在看，并不太担心，他知道那个女孩绝非受压之辈。

“主上的剑。”碧隼与银鸪对视了一眼，俱是神色凝重，彻夜不离身的短剑落在这里，不用说也明白意味着什么。

“碧落散有用过的痕迹，几乎一整瓶。”银鸪极其小心地审视着那堆破碎的瓷瓶，又拾起一旁的银烛细察，“烛芯上有迦罗香。”

谢云书在看凌乱得吓人的床，手掌按着天蚕丝褥一寸一寸轻抚，又循着一道微不可察的拖痕来到了桌前，案上的桌巾被扯至垂地，边缘有个极淡的指印，破裂的碎瓷边有几滴血。他蓦然闭上了眼，狠狠地掴了自己一记耳光。

“老三！”谢曲衡骇然拉开弟弟的手，俊脸上渐渐凸出了指痕，他却像完全没感觉。

“你别急，叶姑娘武功超凡，说不定是自己……”

“她被人拐走了！”低哑的声音半晌才说出来，悔恨万分，痛入脏腑，“昨夜

她旧伤复发，完全没有应对之力，是我不该离开。”

银鹤、碧隼头一次听说，双双惊疑地对望，但知此刻不宜多问，只默默静听。

“你怎知她旧伤复发？”谢曲衡约略听二弟提过，顿时察觉到事情的严重。

“床上还有未干透的汗，只有痛到极处才……”谢云书说不下去，汗水几个时辰犹未干透，除了那般惨烈的发作，不复其他可能。

问过两名暗哨，皆是未察觉时被人从背后击倒，并未看清来者。出了夏初苑，谢曲衡满心茫然，如此无头绪的行事手法，该从何寻起。

多日未见的玉公子正待出行，瞥见二人远远地微笑致意，风度绝佳。即使是惊讶于对方脸色之难看，也未曾表露分毫。

李叔忽然想起，“对了，这一带的眼线曾几次见过叶姑娘和玉公子一道，看起来却又不熟，会不会是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谢云书已走了过去。

“请恕冒昧，在下想请教公子一事。”嘴里说得客气，眼睛极是可怕。玉公子身后的侍从均已按剑在手，随时警惕。

玉隋摆了摆手，仍是温文有礼。

“谢三公子请讲。”

“玉公子可曾见过暂住夏初苑的叶姑娘？”

玉隋微微一怔，随即坦承道：“我与她有数面之缘，未曾深交。”

“公子入住此间可是为她而来？”

咄咄逼人的问话令身后的侍卫不悦，玉隋不以为意，淡笑着解释：“我一度以为她是一位故人，大概是弄错了，数次打扰确实唐突了。”

“玉公子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？”

玉隋想也没想立即答道：“七日前，瘦西湖荷塘泛舟之时。”

他盯了很久，确定对方没有说谎，剑拔弩张的气氛终于缓下来，心头却更是烦乱。

“莫非叶姑娘出事了？”看谢云书神情异常，玉隋顿悟。

“不错，还望玉公子见谅，舍弟一时情急，失礼了。”谢曲衡拱手致歉。

“凭叶姑娘的身手，怎么会……”

谢曲衡苦笑，想必所有人皆有此惑，简略解释道：“她昨夜身体不适，有人乘虚而入……”眼见弟弟上马奔离，无心再说，腾身追了过去，“改日再给公子赔罪。”

数骑绝尘而去，尽是厉声叱马之声，一看即知紧迫之极。

玉隋在原地目送，身后的侍从上前一步，“这谢家三公子未免太过张狂。”

“这般情急，必定不是小事。”玉石一般的脸庞透出深思，“我们去夏初苑看看。”

避开了夏初苑的守卫，破碎凌乱的房间令人心惊。他在谢云书查过的地方又看了一遍，最后拾起了短剑，入眼剑柄上虺蛇曲致的微凸金字，再没了一贯

的平静。

“真的是……寸光，怎么可能？”

他低不可闻的自语，惊异的眼睛无意识掠过屋角，停在了蝴蝶纸鸢上。多年前的记忆瞬时贯穿了思绪，短剑从指间滑落，铿然坠地。

紧随的侍从愕然看主人失去了从容，迅速苍白了脸。

“怎么可能是她！”



一路飞驰，谢云书紧抿着唇一言不发。

“老三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谢曲衡的一颗心提起来，悬在了嗓子眼儿。

“调动谢家在扬州所有暗伏的眼线。”阴沉的眼神压抑而狂乱，潜藏着不顾一切的风暴，“求大哥帮我。”

“你疯了！爹的寿诞将至，此时调动眼线必酿喧哗，你可想过后果？”谢曲衡闻言变色，“再急也不能不分轻重地乱来。”

“我管不了那么多！”

闪过一脸惊讶的青岚，谢云书咬牙切齿地扔下几个字，转身进了书房。谢曲衡又气又怒地跟了进去，激烈的争吵几乎掀翻了屋宇。高高兴兴迎上来的青岚一时无语。

趴在窗口偷听了一会儿，青岚越来越心慌，及至见三哥径直去了豢养飞鸽的信苑，大哥摔门去了父亲起居的主苑，不禁团团乱转。

沈淮扬恰好找过来，见他这副模样不由得奇怪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完了完了，谢家要乱了。”终于抓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，青岚语无伦次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见他哭丧着脸，沈淮扬也紧张起来。

“我三哥要调动全部人手去找人，爹一定会气坏了。”

“找谁？他每天出去私会的那个？”沈淮扬的神色怪异起来。

“嗯，叶姑娘不知被谁捉走了，不晓得是哪个天杀的混账在这个时候捅乱子。一屋子的贵客……我的天，爹一定会大发雷霆，到时候三哥就惨了。”

“不至于吧。”听着青岚的哀号，沈淮扬有些不自在。

“你没看我三哥的样子，简直跟疯了一样。”青岚心有余悸，“不过我大哥也疯了，是给三哥气的。”

“就为了那个魔女？怎么可能弄到这般境地？”

“就是为了她，你不知道我三哥有多在乎，我从没见过——”渐渐觉出了不对，青岚止住了牢骚，诧异地瞪着伙伴，“魔女？你怎么知道她……我不记得告诉你这个，被我三哥知道……”

“我——听别人说的。”沈淮扬惊觉失言，退了一步。

“是谁？”慌乱的神色加深了青岚的怀疑，这件事被父亲列为机密，除了家中数人，一律禁口，谁敢不守规矩？

疑惑的目光瞧得沈淮扬心慌，只好随便编了个借口，“我也不记得了，约莫是下人闲谈。”说着就要离开，“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

下人闲谈？更不可能，谢家历来治家极严，青岚本想追上去问个清楚，沈淮扬反而用上了轻功疾奔起来，更显得有鬼。

两人功夫相当，一个拼命逃，一个使劲追，好在谢家的院子曲折深晦，没那么容易让人逃出，几个来回飞入了圆门，青岚眼尖见三哥带着四翼经过，扬声急唤：“三哥快拦住他，他知道叶姑娘的事。”

沈淮扬的心倏地沉了下去，眼前撞见的人，可不正是寒意凛人的谢云书。

听着青岚结结巴巴地说了经过，冰寒彻骨的目光扫过来，沈淮扬顿时打了个冷战，平日俊美可亲的世兄忽然变成了可怕的陌生人。虽然害怕，却把心一横抵死不认，“我真是听下人说的，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哪苑哪房的下人？在何处听闻？”青岚也是气急，“你倒是说清楚！”

沈淮扬直着脖子硬扛，随口胡诌，两人吵了个声震寰宇。

谢云书没理会，轻声吩咐了碧隼一句。不一会儿，两名谢家的守卫腾掠而至，精悍而机警，单膝跪在身前，像两枚钉子钉入地面。

“昨夜沈公子住的客苑是否有人外出？”

其中一名身子僵了僵：“回三少，无人外出。”

另一人躬身而答，“回三少，沈公子于卯时出，辰时归。”

“确定无误？”

“属下亲眼所见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谢云书转头对汗如浆出的另一人道：“自己去刑堂领罚。”

待两名守卫退了下去，谢云书抬眼盯着沈淮扬。

“请问昨夜沈公子去了哪里？”

“我……睡不着，出去走走。”被那样锐利的目光审视，话未出口已虚了半截。

“天都没亮你出去散步，骗鬼啊！”青岚气急败坏地反诘，对朋友的欺瞒愤怒而不解。

“想必沈公子也听说了，昨夜夏初苑的叶姑娘出了事，时间恰巧在卯时至辰时之间。此刻情势紧急，得罪之处务请见谅，改日我再去洛阳向沈世伯负荆请罪。”谢云书淡淡的一席话说完，示意青岚噤声。

沈淮扬还是哽着喉咙不开口。

“沈公子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”

沈淮扬下意识地点头，徒劳地想避开利刃般的视线，青岚上去扭着看了看。

“像指甲划的。”

碧隼按了按脉，细细研究了一番，皱着眉头迷惑不解。

“他中过碧落散和迦罗香，但主上帮他解了，不然哪能活到现在，看来去夏初苑劫走主上的就是这小子。”

谢云书的眸光闪了闪，“他被解了毒？”

“不会错，指印就是证据。”碧隼比了比沈淮扬脸上的抓痕，“过血方解。”

众人一时沉默，望着中间的人，尽在猜疑。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，我根本没中过毒。”承受不了静默的压力，沈淮扬争辩。

“这小子经验太浅，中了毒都不知道。”银鹤摇了摇头，“我很难相信主上会栽在他手里。”

“按说他根本走不出主子的房间。”碧隼也纳闷，蹲在沈淮扬身边耐心地说，说明，“你没发现房里的烛芯有毒？你一点火就吸入了迦罗香，又碰了主上，碧落散随着肌肤渗入，两毒相合，你根本活不过半炷香的工夫。就你这点道行，就算主上功力尽失也能弄死七八个。”

沈淮扬呆了半晌，冷汗一丝丝渗出，“我不信，我一点中毒的感觉也没有。”

碧隼叹了口气，“等你有感觉就晚了，神仙也救不了，在毒发之前主上就替你解了。她划破了你的脸，那个时候已种下了解药。”

“她为何要这么做？”沈淮扬仍是不信，微颤的声音却出卖了他。

“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，这么看，她是心甘情愿被你掳走的，真是奇怪。”

“她一定是想害莎琳。”沈淮扬恍惚自语，想到此，心都凉了。

“莎琳是谁？”久未出声的谢云书问。

沈淮扬沉默不答，青岚忽然想起，问：“是不是你这几日去会的姑娘？”随即迅速把跟踪所见向众人说了一遍。

“那处行宫在什么地方？”谢云书的眼神越来越冰冷。

青岚回忆了下，说了个大概方位。

“南郡王世子。”杀机盈目，连青岚都禁不住畏缩了一下，“又是他，这次居然利用了沈家的人。”

“莎琳没有利用我，是我自己愿意。”沈淮扬抗声替心上人辩解，“莎琳和那个魔女有杀父之仇，她是毁了莎琳终身的罪魁祸首，我是看她迷惑了谢世兄才答应动手的。”

“杀父之仇？你知道莎琳是什么人？”

“莎琳本是善若国的公主，尊贵无比，只怪那魔女以色相诱刺杀了国主，她的叔父争得了王位，把她送到中原为质，现在连王府新纳的嫔妃也不如，受尽欺凌，天天以泪洗面，我看不过去，自愿帮她。”一口气说完，沈淮扬的脸涨得通红，“我才不像谢世兄，沉湎于美色，是非都不分。”

善若国的公主。

谢云书愣了一下，没理会对方的指责，碧隼听不过去，上前踢了一脚，骂道：“你还敢说自已明辨是非，还不是蠢得被女人骗晕了头，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问过她是不是魔教的人，是不是杀了善若国主，她自己都点头承认了，还有什么话好说。若她不是魔教中人，我才不会对一个女人动手。”

这回连银鹄也上去踢了一脚，“魔教的人怎么了？杀了你爹还是娘？真是让人冒火，主上若有何不测，我非剁了你不可！”

谢青岚不忍心看伙伴挨打，上前拉开两人，沈淮扬的声音反而更响了，“魔教的人杀了我大哥，我凭什么不能报复，我偏要见一个杀一个，有本事你们现在就杀了我！”

“杀了令兄？沈大哥不是失踪了吗？”青岚一愕，忘了挡开碧隼，误中一脚，疼得直龇牙。

“听他胡扯，魔教何时杀到中原来了？”银鹄不屑一顾，冷笑道，“反正在他眼里什么坏事都是魔教干的。”

沈淮扬死死瞪着银鹄，“当年大哥无由地没了音讯，我们家人一直等，就盼着他能像谢世兄一样突然回来，结果……”少年红了眼眶，话音渐渐发涩，“月前有人送来一个玉坛，还附了张字条，说大哥九年前就死在渊山了，只剩了骸骨。”

听着听着，谢云书的脸色变得极难看。

“一个坛子你就信了，我马上出去就能弄七八个。”碧隼轻嘲。

“不会错的，里面还有大哥走前娘给他缝的平安符。”眼泪转了几转，强忍着没流出来，“都盼着……想不到早就死了。”

谢云书僵立了半晌，走近沈淮扬，“你大哥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沈淮衣。”终于有一滴泪坠落地面，激起一缕微尘。

“你们长得很像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沈淮扬意外地抬起头，“谢世兄见过我大哥？”

一时间心潮翻涌，谢云书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明白彻夜为什么明明控制了局面，却放弃诛敌的机会，反替对方解了毒。

那是她唯一的不堪触碰的软肋。

他根本不敢猜测此刻的情况，一想到她可能被凌虐羞辱，几乎心神欲裂……

“你知不知道玉坛是谁送去的？是谁从魔教中枢起出骸骨，又不远万里送回沈家？”难以言喻的苦涩溢满了胸膛，苍凉的命运如一张灰色巨网，缠缚着挣扎的众生，每个人都逃不开。

谢云书俯下身，平视着一脸茫然的少年，惨然一笑。

“就是你今晨带走的人。”

她只觉得虚软，身上仍然没有一丝力气，甚至推不开无礼的手，好在死亡的青黑色慢慢从碰过她的地方蔓延至禽兽的心口，夺去了放肆者的性命，那些人一个个倒下去，扭曲的面孔恐怖至极。

耳端有模糊的叫喊咒骂，有人用厚布缠住了手，把她丢进马车。颠簸了一阵后，被昏头昏脑地甩入一个冷硬之处，随着一声钝响，转入了完全的黑暗。

一片漆黑中她试着摸了摸，震耳的敲击声和沙沙的土壤滑落声先后响起，她几乎要笑出来。这样的结局……不是不可以，反正教王死了，淮衣也回了家，至于娘，那个人应该会找个地方好好安葬。

那么，这样的下场也没什么不好。

她默默闭上眼。

“纵然爹不在，也不许你肆意妄为，没有我的令符，你没资格动用全部暗卫。”谢曲衡大为光火。

“不用全部了，三分之一就够了。”谢云书冷静至极。

“那也不是小事，等爹回来再做安排。”

“来不及了。”谢云书的声音很低，“算我求你，所有的责任我一力承担。”

“你真要为了一个魔女不顾一切？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放在心上？”谢曲衡看着弟弟坚毅如铁的眸色，失望又痛心。

“她是被南郡王世子擒去的，为什么得罪他大哥难道不清楚？谢家一直秉持的就是这样的江湖道义？”

“你这一动，谢家与魔教扯上关系，便是声名全毁。”

“届时就说我盗用了令牌，请爹将我逐出家门。”他已预想好了对策，“这样可保家声清白。”

“你！”谢曲衡委实说不出反驳的理由。

谢云书趁机伸手夺过令牌就走，谢曲衡立即跟了上去。

“大哥！”

“我跟你一起去，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发疯。”谢曲衡气极地低咒，“青岚留在家里看顾。”

听到后一句，正欲随之奔出的青岚拉下了脸。

短时间内启用谢家长期伏在扬州的势力殊非易事，但沈淮扬与莎琳约见的时间在数日之后，又不清楚行宫的格局，无法探寻，唯一的办法只有强行硬索。不曾惊动驻留的客人，一重重消息迅速传递，如庞大的节点陆续探动，最终精缩为一支惊人的力量，依照指令，调动分明，井然有序。

待一切部署完成，已是乌云四合，山影沉沉，夏日里暴烈的急雨将至，闷得让人透不过气。路上的行人急着赶回家，远空隐隐有雷声滚滚，行商的摊贩忙着收起物件聚拢一处，提前结束了一天的营生。

四骑在大街上狂奔，飞纵过街巷石桥，急急赶往目的地，一辆马车从后方追上来，紧随急驰，谢曲衡望了一眼，缓下了缰绳。

“玉公子有事?”

车内探出一张冠玉般的脸，已无平日的沉静笑容。

“我与叶姑娘有数面之缘，今日闻其遭逢意外，无法袖手旁观，请谢兄准我随行，或可助一臂之力。”

“此乃谢家私事，不敢有劳玉兄。”谢曲衡在马上拱手，客气婉拒。

“谢兄勿作客套之言，在下真心相助，绝无旁意，不论今日发生何事，玉某定然守口如瓶，誓不让外人得知，如违此言，天人共弃!”

玉隋说得极其郑重，谢曲衡不禁动容，“不瞞玉兄，此事牵涉南郡王世子，非同小可，玉兄还是不趟这浑水为好。”

“谢兄放心，我虽不才却也不惧些许伎俩，此时救人如救火，在下自知僭越冒昧，万请准许随行，只要探得叶姑娘无恙自当退回，绝不令谢兄为难。”

玉隋言辞恳切，句句入理，谢曲衡正待措辞推脱，对方再度开言。

“我曾闻得北方武林道上的前辈谈及有关南郡王世子的秘事，说不定可挟之放人，请谢兄务必相信在下之诚，若能稍减干戈也算报谢家厚待之情。”

最后一句令谢曲衡动了心，思量再三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玉兄古道热肠，谢家铭记于心，请吧。”

谢云书没说话，眼下的一切都入不了心间，一心只牵挂着那个生死不明的人儿。

求见南郡王世子并不难，在扬州亮出谢家的名号，纵然是郡王也不得小视，何况是曾经交过手的萧世成。

世子正好整以暇地，在山间茶亭品茗闲谈，见着众人来起身相迎，不着痕迹地扫过每一个人。一旁的赤术眼光微动，心底禁不住暗讶。

“谢家两位公子忽然到访必有要事，可否明示?”萧世成对谢云书的眼神极敏感，抛掉了寒暄，直问来因。

“请世子恕在下鲁莽，此来是向世子要一个人。”与过去随在迦夜身后的沉默截然相反，此刻的谢云书俊颜冰寒，目露煞气，如一把亟待饮血的利剑，锋芒毕露。

“要人?”萧世成用笑容掩饰起悚意，很快发现这并不合适，谢云书敌意更深，杀气侵体而来，“不知我这里有什么人是谢三公子想要的?”

“善若国公主莎琳。”

赤术立时错愕。

萧世成想了好一阵，隐约忆起有这么个人。

“谢三公子所指的可是家父近宠之一?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三公子未免太过无礼。”萧世成沉下脸，“不说你来势汹汹言语放肆，单凭莎琳是家父爱宠，便不可能凭你一句话擅自交人，你将南郡王府的声名置于何地?”

“我今日要定了她，世子答应自是最好。”没有委婉虚辞的耐心，谢云书言